

10. 13

12. 2

常熟文史資料輯存



八
十
年

月

日



第十五輯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H4127
第十五辑

文史资料
輯存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常熟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会

一九八八年十月

编辑说明

一、文史资料工作是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会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坚持“要存真，要实事求是”的原则，逐年征集整理，出版了《文史资料辑存》，为两个文明建设，为史料的“抢救”工作，为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随着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方针的深入贯彻执行，以及积极稳步开展海外统战工作这一形势的到来，我会文史资料工作，将积极征集工商经济界老年人有关外贸、金融、中外合资等方面的史料，并将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开展海外征集工作，以期为我市史料增添海外之页。

三、政协文史资料有它自己独特的风格。它是当代人写当代事，是历史见证人亲历、亲见、亲闻的实录；它具有翔实的资料性和可读性，同时还具有为统一战线服务的鲜明的政治性。

四、本辑存所收资料的期限是：上起戊戌变法，下止“文革”前夕。凡属这一时期各个方面的资料，不拘观点，不限体裁，不论形式，不求完整，均所欢迎。

五、本辑存在内部发行。编辑者对来稿有删节、修改或留作参考之权。限于水平，编印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欢迎读者对本辑存所载资料提出补充、订正或质疑，对编辑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

目 录

宗白华传略……………邹士方(1)

“我的一生是探索的一生”——……………

记中国现代名画家工艺美术教育家庞薰琬…温肇桐(16)

老教育家施仁夫……………嵇振飞(27)

我的一生……………毛柏生遗著(34)

高风亮节 桑梓敬重——陈旭轮散记……龚绍东 李炎镛(57)

中译本《莎士比亚全集》的诞生——忆朱生豪……宋清如(67)

潭月和尚事略……………妙 生(75)

记郑孝培同志……………归 含 黄 忠(77)

都江堰卢翊治水享盛誉……………王志行(80)

卢翊传略……………(82)

武汉行——生死浮沉录……………周文在(84)

浪迹印尼杂记……………归侨程得一口述 市侨联整理(95)

张治中在常熟……………沈秋农(101)

“五四”运动期间我邑商学各界活动纪事……………

朱 琪 宋以天 顾鸿希整理(104)

常熟茶馆史话……………王继琴(123)

常熟的米市场……………张紫石 孙光华(129)

记先施商场……………朱 琪(136)

民初以来常熟流通货币记略……………曹润源(144)

常熟的吃.....曹淦生(149)
常熟图书馆馆藏史略.....倪迪初(156)
晚清时期的办学活动.....杨瑞民 郑耀民整理(161)
由书院到学校——何市小学校史片断.....蔡瑞荣整理(167)

“坛上老弟兄”点滴.....金沙(171)
名医冯体和险遭绑票.....江一平(177)
三十年代任阳的绑票和劫案.....王 林(179)

虞山古树名木.....石碧霞(181)
虞山果树概述..... 鲍世学(186)

常熟自然灾害拾零.....蒋元培整理(191)
常熟方言.....翁寿元 周 雷(202)

读者·作者·编者.....(218)

补白

柏生志兄三喜之庆.....周文在(56)
贺毛柏生同志入党.....钱伯荪(56)
常熟最早出现的照相业.....(135)
桂村初等女校.....蔡瑞荣整理(166)
哺坊主金彬珊被害.....(176)
渔民陈丙旺遭劫.....(176)

宗白华传略

邹士方

一、家世和童年

著名美学家、诗人、哲学家宗白华，原名宗之樾，字伯华。1897年12月15日生于安庆。原籍江苏省常熟县。

父亲宗嘉禄(字受于)专攻史地水利，以治理淮河为毕生的志愿，是一位水利专家和教育家。母亲是安徽诗人方守彝(伦舒)的女儿，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的教育。

在白华母系的众多亲属中出了一些颇有名气的文化人物。如：比他小四岁的女作家方令孺是他的姨母，著名戏剧导演方瑄德、著名“新月派”诗人方玮德以及著名学者舒芜是他的表弟。

1905年宗白华入南京思益小学读书，茅以升与之同学。该校是南京的第一所新式小学，也是中国最早的新型小学之一。宗嘉禄担任该校的地理教师，他的好友柳诒徵任历史教师。

二、诗意的生活和哲学探索

1909年宗白华升入南京第一模范高小读书，1912年入金陵中学学习英文。

少年时的宗白华，耽于幻想，对于山水风景的酷爱为一般人所不及。因此，南京及其近郊湖山的清景，对于他有莫大的

影响力。他自认幼年时在南京的性情的特点同他后来写诗有一定的关系。

1913年初宗白华就读金陵中学半年之后，害了一场大病。病愈后为了休养身体，他到了青岛，由亲戚介绍入了当地的德国高等学校中学部，修习德文。青岛温湿的气候和和煦的海风给了他极大的安慰。后来他饶有兴味地回忆说：“青岛的半年没读过一首诗，没有写过一首诗，然而那生活却是诗，是我生命里最富于诗境的一段。”

半年多后他来到上海，秋天由伯父宗伯皋介绍转学至德国人创办的同济医工学堂中学部二年级。宗白华的德文成绩优秀，名列前茅，得到德国籍教师的好评。他于1916年夏毕业，秋，升入大学医科预科。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宗白华思想上带来很大震动，使他开始关心时事政治和国家的命运、前途，爱国主义思想日益浓厚起来。他无意学医，而花了很大精力自修哲学和文学。

他对哲学的研究从佛学开始，《华严经》词句的优美，引起他的兴趣。但中国传统文化对他影响最大的不是佛学，而是庄子的哲学和人格以及治学方法。他对“古代天才思想家”庄子一往情深，对颇具老庄之风的陶渊明十分欣赏。

在西方哲学家中，白华崇拜的是康德、叔本华、歌德、尼采等。“拿叔本华的眼睛看世界，拿歌德的精神做人”是他这时的口号。

1917年6月，他的处女作《萧彭浩(叔本华)哲学》发表于《丙辰》杂志第四期，这是继晚清王国维介绍叔本华之后，10年来中国哲学界出现的第一篇文章。这一时期，他还在许多文章中谈到叔本华，介绍、研究叔本华的思想。

康德从美学观上影响着白华，奠定了他美学研究的基础。

1919年5月他有两篇颇具影响的文章发表在北京《晨报副刊》上，那是《康德唯心哲学大意》、《康德空间唯心说》。

歌德的精神则从人生观、文艺观上浸透着白华的肌肤，成为他人人生启示的明灯。

庄子、歌德、康德，是影响他一生的哲人。

三、少年中国学会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最大的最有影响的文化统一战线的团体。它于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时有会员42人。宗白华被选为学会权力机关评议部的评议员。

宗白华在1918年12月29日和1919年3月1日的谈话会上分别做了《歌德与〈浮士德〉》和《略述康德唯心主义哲学大意》的讲演。宗白华的哲学文章，当时就受到胡适的称赞和重视，使他对“少中”十分关心和支持。

1919年7月，少年中国《会务报告》改为《少年中国》月刊。1920年1月“少中”开始出版《少年世界》，田汉、黄仲苏等编辑，张闻天、沈泽民负校勘责任，因此这时白华同张、沈二人交往颇多，白华住黄家阙67号，张闻天一切信件由白华转交。

宗白华也是《少年中国》月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在月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前8期几乎期期都有。他与“少中”的柱石——王光祈一样，代表着该学会的中间派——与资产阶级没有直接经济联系的知识分子，在讲坛上顽强地表现自己。

宗白华接受了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天真地幻想脱离黑暗的旧社会，“从实业与教育发展我们团体的经济与文化，造成一个组织完美的社会”，然后“用这新社会做模范来改造旧社会，使全国的社会渐渐革新，成了个安乐、愉快、平等自由的少年中国。”

他讴歌创造与奋斗：“我们真正生活的内容就是奋斗与创造。我们不奋斗不创造就没有生活，就不是生活。”他对寄生生活深恶痛绝：“中国社会上寄生生活之多，恐怕要算世界第一。一班社会上自命高等阶级的人差不多都过的寄生生活。…他自己不奋斗不创造，让一班农民工人替他奋斗，替他创造，维持他们淫侈不道德的生活。”

“五四”运动后，北京大学许多同学来到上海鼓动罢课罢工罢市，宗白华有机会结识了许德珩、刘清扬、黄日葵、康白情、陈剑修。

对于少年中国学会，宗白华后来回忆说：“当时青年的求知欲和关心国家前途的热情是普遍的。第一次欧战结束和俄国革命的成功对于中国青年的刺激是难以想象的。青年们相见时，不论识与不识，都感到有共同的要求，共同的热望，胸怀坦白相示，一见如故。少年中国学会的朋友们就是这样集拢起来，组织起来的。浪漫精神和纯洁的爱国热忱，对光明的憧憬，新中国的创造，是弥漫在许多青年心中的基调。”

四、《学灯》主编

1919年8月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编郭虞裳受该报负责人张东荪的委托慕名聘请宗白华协助编辑《学灯》。11月郭虞裳赴英，22岁的宗白华正式就任《学灯》主编。

宗白华的到来，把哲学、美学和新文艺（特别是新诗和戏剧）的新鲜血液输入《学灯》，使《学灯》大放异彩，成为遐迩闻名的“五四”时期著名四大副刊之一。《学灯》在宗白华的主持下度过了它最辉煌灿烂的青春时光。

《学灯》属于“学艺性”副刊，占据主要篇幅的是学术性讨论、报导、翻译、名人演讲录及编作者之间的通信。宗白华当

时认为：“本栏的主义，简括言之，就是奉学术作本栏新文化运动的指导明灯。借这些学术的灯，做我们积极的基础的稳固的建设的新的文化运动，这正是本栏取名学灯的本意。”“新文艺”栏是宗白华来到《学灯》后于8月15日开辟的，此栏的开辟在我国新文学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此栏主要刊载新诗，创作与翻译都有，小说还不多见。

为《学灯》写稿最多的“少中”会员是宗白华，他集编辑、主编和撰稿人于一身，学海泛舟，才华横溢，半年多一点时间在《学灯》发表文章近20篇，包括长篇连载《欧洲哲学的派别》（编者按语更是不计其数）。他对于美学与艺术，新诗、戏曲都提出了独创性的有价值的见解。

五、慧眼识才

正是在《学灯》开辟“新文艺”栏不久，宗白华从大量来稿中发现了字体秀丽的日本来件，深为年轻留学生的浪漫热情而感动！他并没有因为陌生的名字而看轻作品的实际价值。于是立即将来稿向郭虞裳推荐，力主发表。不久署名“沫若”的诗作《鹭鹭》与《抱和儿浴博多湾中》在1919年9月11日《学灯》刊出。

闸门已经打开，诗人的诗泉终于迸发奔流了；宗白华以惊人的气魄将郭沫若的作品接二连三地发表。

白华鼓励沫若尽量写诗，为此1920年1月白华在《学灯》取消了“新文艺”栏而开辟了“新诗”栏目。郭凡有诗寄去，白华毫无保留地发表，甚至有时用《学灯》整个篇幅。

对于宗白华的发现和扶植，郭沫若是永志不忘的，他后来多次回忆起这件事，说宗白华给予了他“很大的鼓励，因而我有最初一本诗集《女神》的集成”，他甚至称宗白华为“我的钟子

期”！

从现代文学史的角度看，宗白华不仅是郭沫若《女神》中大量优秀诗篇的最初编发者，而且是第一位评论家和鉴赏者。对于沫若的诗歌，白华在给沫若的信中有极精彩的评论。

在白华和沫若的心目中他们两人的身心都已“合二而一”了。沫若深情地说：“《学灯》栏是我最爱读的。我近来几乎要与他相依为命了。”“我要把全身脂肪组织来做‘学灯’里面的油。”

在白华与沫若“千里神交”之际，独具慧眼的宗白华又给自己在日本留学的朋友田汉写信，介绍他同郭沫若通信，大有预见地说：“我很愿意你两人携手做东方未来的诗人”。1920年1月至3月，三人鱼雁往来，正象沫若后来回忆的：“三人都不曾会面，你一封，我一封就陷入了恋爱状态的一样。”1920年5月，三人的通信集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名为《三叶集》。这个集子讨论的问题是：（一）歌德的文学；（二）诗歌的问题；（三）近代戏曲；（四）婚姻问题；（五）恋爱问题；（六）宇宙观和人生观。白华在序中着重强调了“婚姻问题”的讨论。郭沫若后来认为《三叶集》“这要算是‘五四’潮流中继胡适的《尝试集》之后，有文学意义的第二个集子。”

1920年3月19日田汉利用春假由东京到福冈，同郭沫若第一次见面。而白华同沫若的第一次会面是在五年之后的上海。

六、文学—美学

宗白华的诗歌创作开始于他移居沪上以后。当时他有一段时间住在外祖父家里，每天早晨听老诗人唱诗，受到影响。王摩诘的清丽淡远，很投他那时的癖好。这时他正同表妹虞芝秀恋爱，虞的父亲在浙江上虞县做县知事，全家都在任上。白华有两

次寒假到上虞过年，诗一样的爱，诗一样的山水，诗一样的生活，使他沉醉在诗境中溶化了。上虞的山水名胜留下他的履痕处处，他即兴写了四首纪游诗，这是他第一次写诗，其诗为《游东山寺二首》、《别东山》、《赠一青年僧人》。以后抗战时在重庆他还作过一首《柏溪夏晚归棹》。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他的旧体诗仅此五首。

“五四”运动前后，白华开始写哲学文章，然而浓厚的兴趣还是在文学。德国浪漫派的文学深入他的心坎。歌德、席勒、赫尔德林等诗人的名著给他较大的影响。康白情、郭沫若的创作引起他对新体诗的注意。但他那时仅写过一首《问祖国》。此诗发表于1919年8月29日《学灯》“新文艺”栏内。评论家们认为此诗：“不仅真切地表现了诗人那种深沉而又纯洁的爱国忧思，也唱出了一代青年的共同的心声。……这是一首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很强的时代感的好诗，在新诗的初创阶段实在不可多得。”

宗白华在新诗的理论建设上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19年2月7日他在《学灯》上发表了《新诗略谈》一文，认为诗有“形”和“质”两方面，要想写出真诗好诗，一方面要做诗人人格的涵养，一方面要作诗的艺术的训练。可贵的是他提出了诗人应投身于社会活动之中的重要论点。此外他在同郭沫若的通信中关于歌德和泛神论的讨论，他对于郭沫若作品的艺术上划时代的审美价值的发现，他对于郭沫若在艺术形式方面的批评，他对于郭诗思想性的肯定及对其诗风、艺术才能的估量和评价等等，都是他对新诗理论的重要贡献。

白华这时发表的《新文学底源泉》（载《学灯》1920年2月23日）同他《新诗略谈》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并可与郭沫若同时发表的《生命底文学》互为姐妹篇。

宗白华在《学灯》不足一年的时间内，编发了许多有关艺术、美学的文章，包括长篇连载《近世美学》（日人高山林次郎编述，郭绍虞译），由此可看出他的偏好。白华自己在《学灯》上也发表了有关美学和艺术的文章。《戏曲在文艺上的地位》是我国现代戏剧史上具有开拓意义的一篇文章，对田汉的戏剧创作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七、留学德国

1920年5月底宗白华受了田汉的鼓励离上海赴德留学，到码头上送行的是他的好友张闻天、沈泽民。7月初到达巴黎，会见了已先期留法的“少中”会员及徐悲鸿等人。3个星期中白华的足迹遍布巴黎文化区域，游览卢浮宫，参观罗丹纪念馆，热情的悲鸿充当了他的向导和同伴。

7月底，白华至德，秋，入法兰克福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生物学。当时在德留学的“少中”会员有王光祈、魏时珍、张梦九、沈怡等，白华同他们均有来往。

1920年冬他写成了《看了罗丹雕刻以后》。罗丹是宗白华最喜爱的外国艺术家，他后来回忆说：“罗丹的生动的人生造像是我这时最崇拜的诗”，“罗丹创造的形象常常往来在我的心中，帮助我理解艺术。”

1921年春他转学到柏林大学学习美学和历史哲学，还有机会听到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课程。

宗白华时常利用闲暇和假期到各地游览，对于当时流行的现代派艺术有所接触。1921年暑假，徐悲鸿夫妇移居德国学画达两年之久，在各方面都得到白华的照顾。白华陪同他多次访见了柏林美术学院院长康普夫。康普夫的现实主义艺术主张对两人都有一定影响。

1922年6月5日起宗白华开始在《时事新报·学灯》上不定期地连载小诗达一年有余，总题目为《流云》。当《流云》刚在《学灯》刊登时，谢冰心的《春水》还在《晨报副刊》连载，二者均为小诗，作者又是一男一女，而分别在南北两个著名副刊上刊出，颇引起一般读者的遐思。1923年12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宗的小诗集《流云》。这些小诗玲珑剔透，清新明丽，意境隽永，功力很深。他的作品：“浸润着一种‘哲学的宁静’，与一般新诗中的反抗与破坏的色彩迥异。”《流云》是中国新诗的最早的几部诗集之一，宗白华为中国新诗提供了一些独具特色的艺术性很高的作品，这使他成为“五四”时期颇有影响的诗人。

在留德期间，宗白华仍醉心于新诗理论的探讨，先后写出了《恋爱诗的问题》(1922)、《乐观的文学》(1922)、《〈蕙的风〉之赞扬者》(1923)。在《〈蕙的风〉之赞扬者》中他针对当时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被诽谤为“堕落之诗”的情况，为之辩护并热烈赞颂作者的纯洁天真的真挚情感。

八、哲学教授，美学专家

1925年春宗白华回国，经同乡小说家曾朴介绍，7月被聘至南京东南大学哲学院任教。1928年5月东南大学改名为中央大学，他担任了哲学系教授。1930年兼任系主任。宗在“中大”先后开设了下列课程：《美学》、《艺术论》、《形而上学》、《人生哲学》、《康德哲学》、《叔本华哲学》、《尼采哲学》、《歌德》、《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欣赏》等。他的美学溶中西艺术于一炉，深入浅出，议论精到，诗意盎然，引起学生们的浓厚兴趣。中文、艺术、外文、法律、经济、社会学各系不少学生都选修了他的《美学》课，就连艺术系的讲师潘张玉良和张书旗也来听讲。王起、常任侠、吴作人、张安治、王枫、陈晓南、安敦礼、方玮德、

陈梦家、张月超、张茜英、郁风、艾中信、蒋孔阳都听过他的美学课，唐君毅、熊伟则是他的学生。

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宗白华长期担任中国哲学会理事并兼任中国哲学会编辑委员会委员，西洋哲学名著编辑委员会、中国哲学研究委员会等三个委员会的委员。他还主持了1937年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哲学会第三届年会。

白华这时期同美术界的朋友交往最多。1928年留法归来的徐悲鸿任“中大”艺术系教授，以后又兼任系主任。宗同徐成为最好的朋友。他们都是中国文艺社的理事，经常在一起活动。1932年徐的《国画集》将在柏林和巴黎出版，宗为此专门写了《徐悲鸿与中国绘画》一文，对徐的艺术实践和艺术主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重视。

1935年2月田汉被捕，不久押至南京。宗白华和徐悲鸿等保释田汉出狱。以后田汉在南京排演了许多戏剧，每次都请宗、徐出席观看。

抗战时在重庆，宗与陈之佛、司徒乔、傅抱石、吕斯百、秦宣夫接触很多，曾多次撰文介绍他们的作品。

宗白华还同在“中大”任教的学者和专家吴梅、柳诒徵、胡小石、汪辟疆、范存忠、徐仲年、谢国桢、李长之等结为好友。此外他与校外的马一浮、欧阳竞无、舒新城、盛成、滕固、常书鸿等均有来往。

同诗人的交往，主要是与徐志摩、方令孺、方玮德、陈梦家的接触。1931年这些“新月派”诗人创办《诗刊》得到了宗的支持，他翻译了三首歌德诗刊于同年4月出版的第二期上。1931年11月徐志摩乘机遇难，宗写了《借浮士德中诗句吊志摩》，载于《诗刊》第四期“志摩纪念专号”上（1932年11月出版）。

1931年汪铭竹、孙望、常任侠、程千帆、沈祖棻在南京组

织土星笔会，出版《诗帆》月刊，宗担任了他们的顾问并经常参加他们的聚会。

抗战时，他与商承祚、梁思成、常任侠等组织了中国艺术史学会。

宗白华这一时期发表的重要美学论文除《徐悲鸿与中国绘画》外，尚有：《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1932）、《略谈艺术的“价值结构”》（1934）、《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1934）、《论素描》（1935）、《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1941）、《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1943）、《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1944）、《略论文艺与象征》（1947）、《略谈敦煌艺术的意义与价值》（1948）、《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1949）等。

九、歌德研究

1932年为纪念歌德逝世百周年，宗白华在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长篇论文《歌德之人生启示》，分3期连载。同时在《文学副刊》上发表译作《歌德论》（比学斯基著）。

1933年他与周辅成合编了一本厚达354页的歌德研究论文集《歌德之认识》。收入此书的宗文有三篇：《歌德之人生启示》、《歌德论》、《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其中《歌德之人生启示》被认为是全书之冠，“表现了他对歌德极深邃的研究与精辟的见解”，“是国人论歌德的文章中最精到的一篇”。在此文中宗白华认为歌德是近代欧洲文明的顶点，歌德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所谓近代人生，则由伟大的歌德以他的人格、生活、作品表现出它的特殊意义与内在的问题”。宗白华对歌德的倾心是他文学创作和美学探索的重要动力和源泉。由于宗白华在歌德研究方面的开拓性贡献，至今海外仍称他为“歌德权威”。